

芬芳
一叶

老王的故事

◎汤凯燕

这是老王的故事,严格说来,这并不算一个故事。

许多年过后,再次相逢,他们都是老人了。她对他说:“我认识你,一直记得你,你知道原因吗?”

她同他相遇在一次舞会,那时候老王还是小王,年轻艺术家,风度翩翩、舞步娴熟。她早就看到了他,她也看到了很多人,因为她一直在看。舞池中男男女女旋转着、旋转着,女孩子们似花朵般在男孩们的呵护下绽放,蝴蝶般翩飞。她是一株无人搭理的小草,一身落寞、满心凄凉。

男孩子们一次次走近,绕过她,伸出手邀请她的女伴们。她们搭着他们的手,昂着头走向舞池,优雅骄傲。她无法弃同伴而去,心在落泪,却只得强撑起微笑,装作若无其事。在那样一个幼稚年纪,被冷落、被忽视是顶天的大事。

“可以请你跳舞吗?”一个声音仿佛天籁,在她耳边响起。她愣愣地看着他,他又微笑着问一遍:“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?”

她把手放到他温热的手中,身子是哆嗦的。被他带领着,也成了一朵盛放的花、一只翩飞的蝴蝶。她跳得不好,经常踩上他的脚,他很绅士,耐心指导,邀请她第二次,教她把舞步踩熟。

后来,她站在那里,尽管没有跳舞,却气定神闲。

此生她再也没有进过舞厅,这是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。她感激他,仿佛一名骑士在危难中将她解救。他无意间的一次援手,维护了她在同伴中的体面。这一份感激,隔了五十年,她才道破。

老王给我们讲这个故事,他说他不记得了,但是他很高兴,那天多喝了几杯。

刀客

◎水西

紫琅
诗会

刀彻底生锈了,在武术馆馆藏里

它已收走锋芒,退出了江湖

他的侠骨柔情,恍若走进

某个世纪的一个梦境。战马飞奔

一束光刺来,穿过我中年的人生

他无畏的关山刀连着远山,也连着

山峰刚端出的一碗酒,他不喝
一刀斩断了炊烟的孤独。在今天

那位刀客,如果与我相知,我想

他的刀,短的是欢喜,长的是忧伤



秋艳

◎任惠均

京都买菊记

◎苏枕书

嘉庐君:

较多的店,说要一起去看看。午后天色稍霁,天气预报也说之后转阴,二人便骑自行车出门。谁知半路又开始下雨,反正不远,干脆硬着头皮走下去吧。雨点断断续续,鸭川当中的浅渚里栖着好多鹭和野鸭。黑云从北边山头推来,等走到花店,已是白茫茫的雨幕。那小小的花店竟然真的摆满了各色菊花盆栽,还有小盆老鸦柿。店主对拥有的品种很骄傲,向我们一一介绍品种名,可惜我多数没记住。最后买了一盆嵯峨菊,一盆筒状花瓣的浅紫小菊。我们想着冬天的雨大概不厉害,岂料电闪雷鸣,下了一阵倾盆大雨。我们狼狈抵家,雨却悠然停了。

嵯峨菊是京都很常见的菊花品种,花瓣如丝状,花型较小,盛开时是一大片。这类品种在日本园艺中属于“古典菊”,即江户中期在各地大名鼓励下培育的地方名种,嵯峨菊就是京都西郊嵯峨地区的品种,明治以来宣传说这是嵯峨天皇喜爱的菊花,有可能是附会。不过从前京都的贵族与寺院都爱种菊花,《荫凉轩日记》记禅僧春溪洪曹的今是庵“其间数十间许,开小径,栽杂菊数百茎为墙垣,杂花盛开为观也”(1463年),僧人们相聚开诗会,十

足风雅。到江户时代,种菊、赏菊成为范围更广的庶民趣味,市场上不仅有大量菊花主题的浮世绘,还有许多类似《菊谱》的谱录类图书。比如江户时代中期,一位号霁月堂丈竹的园艺家出版了三卷本《后之花》,介绍菊花的栽培法与各色品种。后有署石毛子九者跋云:

《后花集》三卷二十八部者,霁月堂丈竹撰之。窃以黄花有美德,而从往古弄之,至于中古,虽有百菊,唯分其花,别其苗,而栽培之耳。于兹近从元禄之朝以来,有蒔菊而出珍花,其色其形绝妙而无尽也,是则当知本朝泰平之余祥者于是。都鄙赏之人多,恰如闇夜之星,似沧海之鳞,时哉时哉,人爱菊,可谓菊亦爱人者欤?

首卷绘各种菊花,先一整朵,并单绘一片花瓣形状,有玉牡丹、盛上万重、橙丁子、躑躅、管咲、添菊、捻菊等。之后详绘菊花的各种害虫,蜗牛、豆虫、尺蠖之类,并介绍驱除之法。又讲述梅雨、盛夏、立秋等季节的菊苗管理法,还有艺菊、剪菊、插菊的各种工具。卷末出版时间是正德五年(1715),又记北野、东山的菊会、菊之品定等名目,想来当时京都市内有赛菊会一类的评比。同年,京都还出版了小册《花坛养菊

集》,开篇就是菊会的场景,屋内罗列着许多插在竹筒内的菊花枝,其下附有纸笺,大概写有菊花品种与栽培者姓名,众人在屋内品茗赏花,十分热闹。南通的菊花也有名,小时候曾在家里的园艺图册里翻到过父亲邀请母亲看菊展的票根——他们却拒绝跟我讲一起看展的细节。

东国也有艺菊的流行,不过风格稍异。有一种如今仍能见到的“菊人形”,即用菊花装饰等身大的人偶,就起源于江户地区。人偶大多取材自历史人物,躯干用竹枝和稻草制作,其上插满各色菊花,似乎非常受市民欢迎。近来电车内也常能看到菊人形展览的海报,我实在不太能欣赏,日本年轻人好像也不大感兴趣。最近东京国博有国宝展,却极受年轻人欢迎,以至于一票难求,因为布展时以年轻人感兴趣的游戏“刀剑乱舞”为线索。昨天收到东京友人来信,说国宝展的票根本抢不到,足见宣传的成功。

上次去信写到做柿干,昨晚取下一个尝尝,味道相当好。看来往后的“年中行事”里,六月泡梅酒之外,又要添一条晾柿干了。时间不早,先写到此处,盼你来信。

松如
冬月初六

对面的人

◎唐衍

埋头整理手机照片,意识到女友正把相机对准我,微微挑起了嘴角。“你看,挺好的。”她给我看,屏幕上低眉的女子,噙着浅笑,熟悉又陌生。

除了照镜子,人很难见到自己。在镜中我看她,她看我,我知道她是我,若镜子从一开始就欺骗,显示另一形象,我会被轻易骗过去。镜中是静态的脸,我们不会知道自己与人交流时眉眼是如何飞舞的、发怒时五官是如何扭曲的,我们只能自别人的反馈认识自己,在一次又一次的反馈中确立自己形象。

继续欣赏照片中的自己,敛眉浅笑的女子恬静柔和,这仅仅是瞬间印象,当不得真。我倾心于照片中的温柔,记起另一张,点开手机搜寻,果然,2015年,同样角度,很相似。细究,终究有所不同。下颌角的轮廓松弛了点,眼下多了深的暗影,两臂的距离宽了,头发由密到疏。气质神韵也变了。青年如刚熟的果子,紧密吸附在枝上,新鲜饱满。中年熟过了头,沉沉坠在枝下。

2015年为我拍照的是另一友人,她成了过去的历史,如同这张照片。当初我们也如今日一般,在美

的环境中,怀着美的心情,情投意合。走着走着,走岔了。我无法追回过去那个我,也追不回过去那个人,因为她们都留在了2015年。

现在这一刻是真实的,过去那一刻也是真实的。端详两张照片,审视两个自己。事实上照片拍下的瞬间已成了过去,所以我是面对着两个过去的我。岁月无声无息流转,只有回顾,才会觉察到触目惊心的时间真相。

抬头看向对面的人,迎着她的友善,心怀感激,感激她,也感激七年前坐在对面的另一个人。

心窗
片羽